

星夜校园

萧 绰 / 著

本年度最值得阅读的校园搞笑惊悚推理小说

亡灵

Wangling

传说三十年前冤死的幽灵复仇，
小山村接连发生一件又一件诡异的事情，
莫非真是——亡灵索命！

大众文艺出版社

星夜校园
XINYEXIAOYUAN

萧 绰 / 著

亡灵

Wangling

本年度最值得阅读的校园搞笑惊悚推理小说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亡灵/萧绰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9

(星夜校园系列)

ISBN 978-7-80240-010-8

I. 亡... II. 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4599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39 印张 字数 540 千字

2007 年 9 月北京第一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80240-010-8

定价:66.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内容简介】

钱玉珠和美美婷是两个高中女生，因为周围发生了很多的灵异事件，所以激发了她们的探索欲，每年消失甚至死亡的几个漂亮女人，以及三十几年前那两个远逝驰名的美人她们是如何死的？因何而死？同样有着正义感的两个教师也参与其中，他们经历了恐怖、威吓、诬陷和人身伤害，与三个独特的人物——村长、疯子和道士——斗智斗勇，特别是掀起了与落后顽固势力的斗争风潮，最终通过仅仅数天时间，就揭露了数十个女子的死亡真相以及幽灵传说下面隐藏的罪恶，看看这几个高中生如何将正义坚持到底……

第一章 隧道里的尸体 /1

那隧道中的死尸对于刚刚考上理想学校的钱玉珠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就连幽灵用粉笔所写的冤情书,也丝毫引不起她的兴趣……

第二章 幽灵 /17

幽灵的传说让人们都惊惶恐栗,没有人去过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能对它的蹂躏逆来顺受,这时候,一个柔弱的漂亮的女学生站了出来……

第三章 村长 /29

三十年来死去了近四十个人,死人能从棺材里面翘起来,一连串的罕见的恐怖考验着高中女生……

第四章 幽灵的坟墓 /51

美美婷见到一个失去了记忆的疯子,他到底是人还是鬼?真疯还是假疯?不管怎么说,他一定和幽灵又关系……

第五章 疯子 /78

在这一连串的诡异事件中间,还出现了一些爱情,真情的,假意的,美丽的,畸形的,既出现在世人身上,也出现在高中女生身上。

第六章 一个圈套 /90

幽灵要掠取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作伴?!那么,钱

玉珠和同样是漂亮女高中生的美美婷能成为它的掠夺对象吗？

第七章 道士 /109

钱玉珠有一个表姐，她好像知道妹妹死去的原因，但是却和被怀疑是凶手的那个人关系不清不白？！钱玉珠准备找她……

第八章 生活的希望 /126

红英的日记里留了线索，但是警校学生辛雪安参与进来之后，改变了侦破方向，尤其使酒仙孩子气地不愿意插手了……

第九章 又死了人 /149

钱玉珠因为线索的出现中断了爱情，后来竟然遭受了厄运。美美婷因为钱玉珠的死去情绪激动，拿着刀要杀人……

第十章 他杀死了三十多人 /181

幽灵的传说背后，原来有这么一个深邃悲惨的故事，它发生在三十年以前，它足以让所有人沉思……

尾 声 /199



隧道里的尸体
第一章



第一章
隧道里的尸体

1

四个年轻人坐在大渡河边的一块光光的圆圆的大石头上。山峡里忽悠的清风干净得只带着白玉兰花的香味。他们身旁的大渡河水声如吃,温柔的波浪一次次拥吻他们身下的石头,水花溅在衣裤上成细圆的小珠,被阳光照射得色彩斑斓。离大渡河不到二十米是窄窄的如飘带般随意弯曲的水泥公路,被山风清扫得一尘不染,路上大半天不见一辆车通过。从公路沿山上去三十米,成昆铁路从这里通过——从山腹中通过,但比目山的这一段有窄窄的深深的内陷部分,有几米铁路便显露出来了,是用人字形钢架支撑的。从公路到铁路有一架钢索木棒做成的悬空梯子,这是供铁路维修工人上下用的,当然其他生灵也可以用它:松鼠在上面跨栏,鸟儿在上面叽叽喳喳地讨论。如果不是公路和铁路,人们会在这里找到原生态的感觉。

年轻人在一块儿,常常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年轻男女在一块儿的



亡

灵

时候,男人的话题往往大得撑破宇宙。这里就有两个男人:酒仙、肖里郎。酒仙并不是真名,也不是真的哪位神仙降临。当然由于他几乎滴酒不沾,闻到酒就脸红,而酒仙这个名字,是为了那时候的工作而取下的了。他写过一首题名《酒仙》的诗,写出来后摇头晃脑、高吟低诵,越读越发现自己写得好,于是见人就给鉴赏。

“好!”

看的人都这样说。后来这首诗在一家地方报纸上发表出来了,他就更为自己和自己的诗陶醉了,于是把诗名作为自己的号了,但真正以这个号称呼他的,仅限于和他意气相投的几个人,最经常这样叫他的,就是肖里郎了。肖里郎是他历年来朋友中离得最近的一个,也是若干年来唯独没有和他分道扬镳的一个,两人组成了一个固定的、长久的圈子。现在美美婷长大了,加入了他们的圈子,三人世界似乎更热闹些了。

“下河沿村,这个名字……玉珠,你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吗?”

美美婷还是学生,当然也就没有脱去作为学生的好奇心。

钱玉珠摇着头表示不知道,根部扎了一圈的头发随着动来动去,把停在上面的蝴蝶惊飞了。

“你就在这儿土生土长的还不知道?这地名有个故事呢。”

钱玉珠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故事,也对这个故事并不感兴趣。但是看到酒仙十足正经而且郑重的样子,她只好问:“真的?是什么故事?”

酒仙右手指着比目山的山顶,说:“唐朝的时候,有一个人从上面走了下来。”

“还有呢?”等了一分钟之后,钱玉珠问。

“没有啦,从上面走下来,不就下了河沿了吗?下河沿就是这样来的。”

钱玉珠越听越迷糊。她盯着酒仙的脸看,很仔细,就像要在茫茫沙漠里寻找细小的古生物化石,又像要在萋萋草坪中寻找一只绿色菜青虫。美美婷拉她过来说:“别理他!他说话从来都是莫名其妙,你一辈子都跟他说不清的!”



酒仙无奈地收起表演,装得很委屈地说:“如果真跟我一辈子,其实是说得清的。”

“你别以为你多高尚!谁会跟你一辈子呀?哼!挑我的字眼!”

美美婷的话带着怒气,令酒仙半红了脸。这样出现了冷场,其他两人不知道说什么话来解决他们这小小的争端。但不久四人又说到一块儿了,大家都愿意顺着钢绳悬空梯子上去看看铁路隧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人你帮我我帮你,在悬空中惊叫与互相鼓动了好一阵子,终于都踏上了铁道枕木。

“这隧道简直跟等待情人的时间一样漫长。”酒仙说。

“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呀?能弄到一起来比较吗?”美美婷笑得发疯,双手抱在胸前,作出弯腰甩头的种种动作,一边说。

走进隧道,往里看,那一头似乎有点白光。似乎而已,眼瞪得久了,就只能看到一片黑了。他们往里走。里面静得出奇。人说话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生怕声音过高震裂了岩层,四个人八只脚的踏地声音清晰而幽远。

“有股臭味。”美美婷说。

大家停下来,除酒仙外,其余的人都闻到了。

“附近有死老鼠或者死蛇。”肖里郎猜测说。

“说不定是死人呢。”

钱玉珠这么突兀的一句话,让肖里郎和美美婷都吃了一惊。他们不安地看看钱玉珠,——其实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们把眼睛对准了钱玉珠的声音传来的方向。

酒仙说:“继续走吧,你们怕了吗?”

“你不怕呀?如果真是死人的话。”

“他不是不怕,是不会立即怕。”美美婷说完,便笑声朗朗地向钱玉珠讲起酒仙的“轶事”来。

有一天酒仙到美美婷的家里去,坐了两分钟后,他忽然大叫一声,



亡

灵

晕了过去，额上虚汗直流。人们把他弄醒之后问他怎么了，他说，刚才在公路上差点被汽车撞了，是被吓晕了的。

三人笑起来。酒仙眼里直冒火。他反应迟钝是事实(虽然他自己不承认)，但这个故事也太夸张了。这是他的同事们杜撰出来调侃他的故事。

大家继续往前走。臭味越来越浓，现在连酒仙也闻到了。

钱玉珠问：“如果是死人，你们怕不怕呀？”

“不怕！”

酒仙的声音相当洪亮，吓得美美婷尖叫一声，心跳立即加速，待她静下心来喘着气埋怨了一通之后，四人才又磨磨蹭蹭地向前走。

这一段地方空气似乎全被臭味挤走，捂着鼻子也无济于事，依然臭得人头晕目眩，他们可以清晰分辨出臭味传来的方向。

酒仙打亮打火机，往左跨过铁轨。

这里有一个浅浅的四四方方的壁洞，是钻岩而成的，专供铁道工人避让火车用的。平时三五个月也不会有人来这里。

洞里躺着臭味的主儿——这是一具女人的尸体。由于洞宽只有一米二左右，尸体的足部抵着一壁，上身部分便靠着另一壁斜着。尸体已经腐败，头皮自然剥落了一些，因为还和头发相连，牵牵连连的只垂到肩部和前胸。它的面色在打火机跳跃的弱光下看不出来，也弄不清年龄。尸体是赤裸的。

大家都吓坏了，谁也不敢先说话，但是都更害怕没有任何声音的寂静。

“玉珠，你在哪儿？”过了好一会儿，酒仙说。等到钱玉珠回答了以后，他又说，“凑近点看看，你认识不认识？”

“我才不看呢，但肯定是认识的。”

打火机的火焰变成了褐色，它的塑料外壳被点着了。酒仙害怕丁烷爆炸，急忙吹灭了。隧道里一下子黑得非常寂静。

“酒仙，你，你在哪儿？你离我近点。”



“除非你叫我哥哥。”

“好哥哥！”

酒仙想笑，然而现实气氛冲淡了他的笑意而且很快使它消逝无踪，他走过去摸索着拉住了美美婷的手。

“我们出去吧。”酒仙说，“玉珠，你的脚还没有吓软吧？”

钱玉珠不答。她沉稳的脚步声表示她心里镇定着呢。

回头的路走得很快。因为枕木间距比跨步距离小，四人的脚时常在铁轨上绊来绊去，走路的姿态是东倒西歪。可惜洞里太黑，无法互相看见，也没有心情互相取笑。

回到洞口，光线刺得人睁不开眼。

酒仙提议坐在铁轨上让美美婷静一下，但是她坚持先下去。

来到公路上，美美婷在路边蹲下来，嘴里“嗬嗬”地往外使劲，但什么也没有呕出来。

“玉珠，你能肯定是认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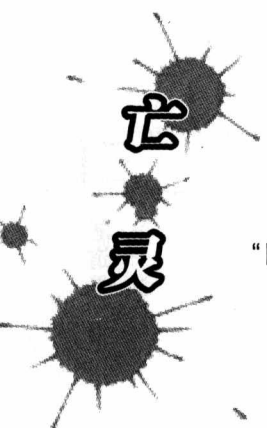
“这里前后几公里没有人烟，只能是这个村子的。本村的人还不认识吗？”

酒仙对于这个答案很意外。而且他觉得钱玉珠的推理不严密：死者是本村的这个结论太武断。但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感觉上很特殊的女孩子，让常以驳倒别人为荣的他放弃了自己的专长。“那大概是谁呢？”他问。

“回家一问就知道了。”

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难道人们都知道有人死了，还让她曝尸洞里？要不怎么一问就知道了？酒仙依然提不起反驳的兴致。他的问题还很多的，但是已经上到喉咙的话被一个高声压了回去，——美美婷恶狠狠地说：“不准再说这件事！”

酒仙伸伸舌，只好作罢。他脑中的问题退居一隅，其间的大部分面积就被腐化的摇晃的裸体女尸给占据了。其实他也胆怯，不过不愿意表现出来罢了。他在筹划用什么办法才能够使今晚的梦不至于太恐怖。



亡

灵

“回家吧。”钱玉珠提议。

2

“你问过了吗？死的是谁？”

“我没有问。”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问。”

“为什么不想问？”

“我管那么多干啥？”

酒仙和肖里郎对望一眼。对死人的事情如此冷漠，而且把自己的心思封闭得严严实实，这个姑娘有点不可思议。

钱玉珠是美美婷的同学，酒仙、肖里郎二人和她以前并不相识。这次暑假里，钱玉珠和美美婷一道从学校回家时在美美婷家停留了一天，美美婷去约酒仙和肖里郎登山，他们才和钱玉珠相识，一块儿到她家来的。钱玉珠对比目山比较熟悉，便作了三人的向导。登山已然完毕，钱玉珠一家沿袭了农村的好客习惯，强烈要求酒仙等三人多住几天，所以他们留了下来。

牛跑远了，钱玉珠急忙跑了过去。

肖里郎说：“这里的人有点怪。”

“也许只有钱玉珠有点怪。”

“她好像事先就知道那儿有尸体。”

酒仙知道肖里郎这么推断的原因是发现尸体前钱玉珠一再问怕不怕死人。酒仙忽然心里一惊：她会不会是凶手？村里人是不知道那儿有尸体的，因为纯朴的农村人如果知道了尸体，即使死者是并不认识的，他们也会去收拾。钱玉珠的言语昭示着她事先就知道了那儿有尸体，却不闻不问，一定是别有隐情，这个隐情不由人不想到人是她杀的。



“从推理上讲，即使她不是凶手，也和杀人事件关系密切。当然，如果死者是死于凶杀的话。”他说。

“可是，钱玉珠是女的。”肖里郎诡秘地笑着说。

“倒是，尸体是赤裸的，而且是女人尸体，很明显的强奸杀人。是这样的话，关钱玉珠什么事呢？不过也说不定她是帮凶。”

“可是，表面看起来多么好的一个姑娘，而且只有十九岁。”

酒仙的思维还在顺着“钱玉珠是凶手”发展下去。“啊不！也有可能是她干的！”

“你是说，她是男扮女装？”

“想到哪儿去了？”酒仙禁不住笑出声来，“我是说——伪装现场。”

“对！杀人后脱去衣服，让人认为是奸杀，她是比较有头脑的高中生，能干到这一点哟！”

“不可能。现在虽然是夏天，但是隧道里很凉，而且空气清新，尸体腐烂得慢，腐烂到这个程度，应该需要二十天以上。可是钱玉珠回家还只有四天呢，而且她一直和我们在一块儿。”酒仙说，他反驳了自己的想法。

“你们说些什么呀？”

美美婷突然说话，叫二人大吃一惊。

“你们为什么放牛不叫我？”

“我们是有事的。”

“我知道，你们谈那个死人的事。我不能参加吗？我又不是凶手。”

“倒很需要你参加，怕我妹妹生气。”

“你妹妹？关她什么事？她为什么会生气？”

“好哥哥——”酒仙学着美美婷的腔调说。他自以为学得惟妙惟肖，但其实只像黄牛叫。

“原来在说我呀？我当时感觉烦，现在不了。我不允许你们认为玉珠是凶手！”

“谨奉君命，请坐！”酒仙说，手指着旁边的浅草丛。

美美婷依言坐了下来，柔软的草垫在美女屁股下，她感到很舒服。



亡

灵

肖里郎问：“玉珠成绩好吗？”

“当然了！她报考S大学，一定能考上的！”

“比我妹妹如何？”

“你……哎呀又说我了啦？你以后直接用第二人称代表我好不好？要不然我分不清楚的。——比我好多了！”

“放假后留在学校的一个月里，你一直跟她在一块儿吗？”

美美婷所在的学校新购了一批图书。在放假后的一个月里，美美婷和钱玉珠干了为学校把图书目录和内容提要分门别类地输进电脑的有偿劳动。

“是的。”

“她没有请假外出一两天吧？”

“没有。”

“也没有无缘无故消失一天以上吧？”

“没有。怎么了，你们还在怀疑她呀？”

“现在不怀疑了。”肖里郎接过来说。他又和酒仙对望一眼。两人的心思是一样的：钱玉珠没有作案时间。她白天一直在学校，晚上呢，因为路程太远，交通不便，她也不可能回来杀了人再赶回学校。

二人跟美美婷讲了刚才钱玉珠的话。美美婷说：“她有点怪癖，还是我来问她吧。”

“拜托！”酒仙双手抱拳对美美婷说。

3

腊肉也和酒一样，越陈越名贵。腊肉要存得久，必须作得好，储存得好，才会经久不坏。各家各户制作腊肉的的经验都是不外传的，所以有的人家腊肉可以存上五年七年，有的人家到第二年就坏了。老腊肉是用来招待重要客人的。

钱家招待酒仙三人的是三年前的腊肉。瘦肉深红，肥肉透明。瘦肉夹在筷子上时感觉很硬，然而牙一磨就碎了。肥肉是入口即化。

腊肉是主菜，装在一只斗碗里，碗里部分和高出碗沿的部分一样多，这样堆积是好客的表现。另外还有一种山珍。这是一种体形近似青蛙而色泽明黄的动物，生长在山间小溪。夜晚来临的时候，这种动物爬出洞来，蹲在水边石上“咄！咄！咄！”地鸣叫。人们打了电筒到溪边四下里照，照到它了，它就像傻子一样定定地盯着手电的光，被捉住了也不会动弹。剥去皮，切成块，加上葱姜蒜椒等红烧，这是酒仙的厨艺。菜一端上来，满屋子都已经是这道菜独特的沁人心脾的香味。

其他的，茄子、南瓜、四季豆，凡是这个季节能找出来的菜，应有尽有。农村人种自己吃的菜，不用化肥不用农药，菜的味道是原原本本的。

酒仙、肖里郎、美美婷、钱父钱母钱兄钱嫂、钱玉珠以及她三岁的侄儿，九个人围着一张桌子。饭是大米饭。

“农村条件不好，没有什么招待你们，请别客气啊。”照例由钱父谦虚两句之后，开始吃饭。钱父注意着三个客人的碗，谁的碗里没有肉了，他便急忙夹上几块去补充。钱玉珠的嫂子也注意着客人的碗，谁的饭快吃完了，她就从甑子里盛过来添上。

吃饭的过程也是交流的过程。客人奉承主人，家道兴旺，儿孙孝顺；主人只管客气。

酒仙的脑里只管晃动半躺的裸体女尸。他终于忍不住要向钱父打听死者是谁了，却被钱父抢先一句说话了。他说：“玉珠，今天上午何家老二说乡里有一封你的挂号信。”

“一定是录取通知书！”美美婷把撬起来的一团饭放回碗里，脸上很开心地笑着接过来说。钱玉珠也在笑，但她忽忽儿的就收敛了笑容，“但愿是吧。”她说。

“肯定是！其他谁会给你写挂号信呢？哦，我是说……”美美婷急急忙忙中舌头不知为什么搅乱了，没有发出声音来，自己呵呵地笑了。低头笑完，她紧接着说：“祝贺你！”



亡

灵

酒仙和肖里郎也忙祝贺她。

酒仙说：“我们今天下午去把它拿回来。”

“不行的，”钱玉珠摇着头说，“十多公里呢，今天没时间了。”

酒仙自言自语地说：“十多公里可真远，每分钟走一公里的话，要走十多分钟呢。”

钱玉珠“噗”的一声笑出来：“每分钟走一公里？你是孙悟空呀？”

酒仙不理她，转头对肖里郎说：“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口气走了八十公里。晚上三点钟才到家。”

“我比你差点，只有一天六十公里的纪录。”

钱玉珠呆呆望着他俩。美美婷说：“这两个是外星人，你听不懂他们的河外汉语吧？他们在商量要去跟你取信呢。”

“你也得去，不然他们不会给我们的。”酒仙对钱玉珠说。他的神情像一个专制暴烈的君王，不容许人说不。

4

风清月白。远山近树影影绰绰，若有若无。四个年轻人个个走出一身汗。这样的夜晚这样的月，这样温柔的山风这样清纯得只有白玉兰花香的的氛围，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虽然年轻人之间，尤其是年轻男女在一起的时候，有时难免会有些许芥蒂。

“酒仙！”

“在——”

美美婷立即抗议：“你要高声说话事先打个招呼啊！谁的胆子都是肉长的，玉珠你说对不对？”

“哦，我误会这是在点名呢。”酒仙说。

钱玉珠说：“我就是他要他这样回答。”

“小姐有何吩咐不妨直言，在下若能效犬马之劳，将会不胜荣幸！”



酒仙的一顿书面语表白引起了美美婷的笑声。钱玉珠没有笑，“你——开学来送我吗？”她说。

“那当然，我们都会来的。”

有两个人心里不快起来。是两个女人。在美美婷，她还没有搞清楚究竟是喜欢酒仙多些，还是喜欢肖里郎多些，但至少各人占一半吧，而今却被钱玉珠邀请酒仙独送她，因此愠气。在钱玉珠，酒仙的话听起来无论如何都是回绝，心中顿生梗塞。而人性的弱点偏偏在于越是难办的事越想去争取，故而两个女士都把酒仙当成了篮球，美美婷成心要抢夺，钱玉珠也在暗想办法争取。

如果酒仙知道了两位女生的心思，一定会高兴得昏天黑地，以为天地间就只有自己一个优秀男子了。然而他一点都没有察觉。他甚至连回悟过来钱玉珠是邀他单独送她。他居然讲起了笑话：有一个当丈夫的人，识字有限，但是很有心。他不论买了什么东西，都会把图形画在一个账本上。这天账本被妻子看见了，她嗔怒地拿起红笔把图形全部划掉了。不久丈夫又要记账了，他拿起账本看了半天，冲着妻子大叫：“你买了红毛线，为什么要记在我的账上？”

肖里郎早知道这个笑话了，所以默然。钱玉珠根本就没有听。只美美婷“哈！哈！”地笑了两声，此后一切复归寂然。

脚步声虽轻，说话声也近于悄语，但因为太静，路边树上夜栖的不知什么大鸟被惊得扑腾了起来。此外，就只听见大渡河的水声“哗——哗——”，用千年不变的无人能懂的语调咏叹着。

要是在以往，这样的环境保准能让酒仙不顾旁人，遐思千里。可是今晚不同，一是身旁女孩子身上的芳香让他只愿意沉浸在现实里，二是脑里菜色的裸体女人尸体老是挥之不去。他隐隐觉得自己有点佩服身旁的三位，他们好像能很果决地把这件事情忘到九霄云外去。

“怎么大家都不说话？这样的时间浪费了多可惜！”他说。

“我终于可以解脱了。”钱玉珠幽幽地说。

她似乎自言自语，也没有再解释，但是酒仙、肖里郎、美美婷都认为